

循着季风航向热带：论林景仁多重视域下的南洋书写

张怡宁*

台湾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

摘要

台湾日治时期古典诗人林景仁（1893-1940），板桥林家二房林尔嘉长子，三岁时便与父亲林尔嘉举家内渡厦门，他身处多国汇聚的租界厦门鼓浪屿，后来婚后因经商关系寓居南洋。林景仁在南洋期间完成了《摩达山漫草》（1915-1917）、《天池草》（1918-1919），而后在台湾完成《东宁草》（1922-1923），一度在1932年赴任满洲国外交部欧美科长。目前现阶段的研究成果，大多聚焦在林景仁南洋踪迹的关系研究上，拼凑林景仁在南洋谜一般的生活及交友轨迹。再者，从林景仁的文本中连结汉诗写作与文化认同。妻子张福英《娘惹回忆录》的出版，补足了林景仁先前比较不被认识的南洋生活面貌。然则，以“文化遗民”解释传统文人到南洋是否是唯一视角？还是应该以他的“经商移民”作为观看方式？当林景仁的南洋移动轨迹立体化后，本文试图在这些史料和研究基础上，本文想再追问的是：林景仁这样一种非典型的传统文人知识分子流动到驳杂的南洋，如何表述南洋殖民地的复杂语境？再者，当他看见同样来南洋经商且定居的“华侨”时，又关注了哪些层面？最后，林景仁又是在这样深具中国文化痕迹的南洋时，如何回望心中的故乡？透过这些问题的提问，本文欲以流动的视角切入，进而辩证林景仁在重构南洋图象时具有去中心 / 多重中心的比较视角，亦即自身所述的原乡不只是中原，更是厦门、台湾；接续，提出他南洋诗作中所欲折射出对中国的积弱不振感到不耐，致使他对中国想象产生裂变。

关键词：林景仁，南洋，跨境流动，华侨，原乡

* 张怡宁，博士生，台湾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

Following the Monsoon towards the Tropics: Discussion on Lin Jin-Ren's Poetry in Nanyang

ZHANG Yi Ning

Th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Lin Jin-Ren (1893-1940), a classical poet in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and a member of The Lin Ben Yuan Family (板桥林本源家族). During his stay in Nanyang, he completed the writing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ms *Voyage* (摩达山漫草) and *In Lake Toba* (天池草). The current research results are mostly focused on the relationship about Lin Jin-Ren's traces in Southeast Asia. Also, it links the writing of Chinese poet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from Lin Jin-Ren's text. The publication of *Memoirs of Nyonya* (娘惹回忆录) by his wife, Queeny Chang, complements Lin Jin-Ren's previously unknown life in Nanyang. On the basis of these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research, what I am trying to ask is: How does Lin Jin-Ren write Nanyang? When he saw the "overseas Chinese" who also came Nanyang for business and settled down, what levels did he pay attention to? Finally, how does Lin Jin-Ren think his hometown? Through the questions,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approach from a fluid perspective, and then dialectically demonstrate that Lin Jin-Ren has a decentralized/multi-centere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hen reconstructing Nanyang images, that is, the hometown he describes is not only the Central Plains, but also Xiamen and Taiwan; continue, suggesting that what he wanted in his Nanyang poems reflected his impatience with China's weakness, which caused his imagination to split.

Keywords: Lin Jin-Ren, Nanyang, cross-border movement, overseas Chinese, hometown

一、前言：多重身分迭合下的南洋之行

台湾日治时期古典诗人林景仁（1893-1940），字健人，也字小眉，号蟬窟，或蟬窟主人。他是板桥林尔嘉的长子，三岁时便与父亲举家内渡厦门鼓浪屿¹。他出生于台湾，成长于厦门，且具有日本籍，年少时便展露写诗才华。身处多国杂处的厦门，其实精通英、法、日、荷语言的林景仁，自小未受正规教育，父亲林尔嘉延请台湾进士施士洁至鼓浪屿教导外，“也为林景仁延聘外国人当家教教导”²，所以他的外语能力自幼即奠下基础，再加上母亲龚云环严格的督学下，亦对林景仁深厚的学识起了不少影响。

1905年板桥林家因争产关系，林景仁的父亲林尔嘉多次往返台湾与厦门之间，因为林尔嘉不具日本籍公民身分，于是1907年至1912年，由具公民身分的林景仁陪同处理家产事宜，一度成为日本当局和报纸新闻关注的焦点，这段期间，林景仁在《台湾日日新报》上留下一些诗作，如〈恭迎闲院宫亲王殿下〉、〈恭祝铁路全通式〉、〈寄别台阳诸君子〉等，亦一度到东京旅行。

根据胥端甫在〈天才诗人林小眉〉一文中指出，林景仁在二十岁时，约莫1912年间也曾至英国牛津大学深造³，而后游历各国，精通英、法、日、荷等语言。连横曾说：“林君独湛深国故，兼善英文。”⁴字里行间既肯定他汉学根基深厚，可看见他具备多国语言背后的广阔的文化视野。

在日治时期的文献纪录中，亦可以看到台湾新民报社编辑的《台湾人士鉴》中，对于林景仁的描述与评价为：“林氏生于台湾第一名门林本源家第二房林尔嘉

¹ 庄怡文：《近现代闽台关系下的林本源家族古典文学及其相关活动研究》，台北：台湾大学台文所博士论文，2016年。

² 赖侑霞：《林景仁旅游文学研究——以《林小眉三草》为中心的考察》，彰化：彰化师范大学中文所硕士论文，2012年，第48页。

³ 胥端甫：〈天才诗人林小眉〉，《台湾风物》，1972年，第22卷第4期。

⁴ 连横：《台湾诗荟》，1924年，第10号第10号。

之长男, 青年时带受惠于此环境中, 能远离纷扰的社会成为读书人, 充分涉猎中文、日文、法文等书籍, 思想明朗, 属于少数见到的学者型人物”。⁵

最为特别的是, 林景仁不断移动于各地, 甚至有一段时间因婚后经商关系寓居南洋。尔后, 他娶南洋华侨富商张耀轩的女儿张福英。当台湾首富配上南洋巨富, 不仅是传统观念中的门当户对, 另一方面实则强化了彼此家族的社会及政经地位。当时的《汉文台湾日日新报》以〈贵胄联婚〉为题记载这一场盛事: “近闻台北林本源家林时甫四子柏寿将与台南甲戌科进士、现任广东劝业道陈省三氏之女联姻。又闻潮汕铁路总理张榕轩之女, 亦将议配林菽臧子, 已由林耿襄氏执科, 或能成议也。”⁶

婚后直到 1920 年才因为贸易工作结束, 才正式离开南洋, 北返台湾, 随后还远赴中国满洲工作。在南洋 (1912-1920) 这段期间, 他出版诗集《摩达山漫草》(1915-1917)、《天池草》(1918-1919), 而后在台湾则完成写作《东宁草》(1922-1923)。这种跨域流动的经验, 不仅让他的诗作沾染了特殊的南洋风情, 也为古典汉诗写作带来繁复的意义。

对此, 余美玲认为, 林景仁不仅在《摩达山漫草》、《天池草》充分展现南洋之行所见的热带风光及恢奇志怪。不论是台湾或中国的汉诗人, 在日治时期有关南洋大量书写, 林景仁堪称第一人, 其作品饶富鲜明的时代意义⁷。随着空间的移动与时间的深化, 最后成了另一种文化遗民的自我表述; 除此之外, 沈春燕⁸和赖侑霞⁹则各自透过“旅游文学”的角度, 析论并分类林景仁的书写题材。

本文认为, 诚然林景仁在家族事业的使命中, 到南洋开阔事业版图, 但是他

⁵ 台湾新民报社编:《台湾人士鉴》,台北:台湾新民报社,1934年,第111页。

⁶ 台湾日日新报导:〈贵胄联婚〉,《汉文台湾日日新报》第3版,1911年7月3日。

⁷ 余美玲:〈诗人在南洋:林景仁《摩达山漫草》、《天池草》探析〉,《台湾文学研究学报》,2017年,第24期。

⁸ 沈春燕:《林景仁及其三草研究》,台北:中国文化大学中文所硕士论文,2008年。

⁹ 赖侑霞:《林景仁旅游文学研究——以《林小眉三草》为中心的考察》,彰化:彰化师范大学中文所硕士论文,2012年。

多重身分拉出的观看视域其实很不同。也就是说，谈及林景仁时，我们仍不可忘却他所不被凸显的“日本籍身分”，这样的身分亦影响他在看待列国强占的南洋时，关注当地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权力关系，甚至反思自身家国的历史处境。除此之外，正因为林景仁是一名商人，一如《天池草》的序文中即写：“南溟，利藪也。”¹⁰简言之，南洋是个聚财的宝地。透过这篇序文仿佛能看见他下南洋的起心动念，尚且他在序文开宗明义做了为南洋做了鲜明的定位，因而在论及林景仁诗作时似乎不能轻忽他“商人”的身分位置。

甚或，我们还可以发现，林景仁 1914 年 3 月时，便已经在厦门创立竞记银号，并担任总办一职，意图经营南洋各埠汇票¹¹。婚后在南洋投资日理银行，一度筹设飞行公司，妻子张福英（1896-1986）在自传《娘惹回忆录》中曾提及林景仁在南洋的日常：

丈夫似乎很投入他获派的工作，连作学问的时间也没留下，他每天八点前往日理银行，而后回来吃午餐、小睡片刻，下午两点钟再回到银行待到五点。我们的生活规律如钟。¹²

虽然林景仁最后在南洋因为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性的经济衰退致使经商不顺利，但是从张福英的字里行间清晰可见林景仁从商的欲望及企图大过于做为一名知识分子。因此，当林景仁带着“日本公民”、“知识分子”、“商人”等多重身分¹³前往南洋开拓时，他在境外的汉诗写作似乎不只有因时代变动下“文化遗民”的成分，而且长时间的“移民寓居”状态，也不是旅游文学角度就能深刻呈现。关于南洋经商的历程，可以从 1923 年 9 月 19 日《台湾日日新报》所刊载的〈林氏归台土产谈〉看见林景仁述及南洋经商的心得，隐然可以窥见林景仁到南洋的初

¹⁰ 林景仁，高志彬编：《林小眉三草》，台北：龙文出版社，1992 年，第 113 页。

¹¹ 余美玲选注：《林景仁集》，台南：国立台湾文学馆，2013 年，第 41 页。

¹² 张福英，叶欣译：《娘惹回忆录》，台南：国立台湾文学馆，2017 年，第 259 页。

¹³ 虽然传统文人很多都具有双重身分，例如魏清德具有急着身分、陈怀澄具有公务员身分，但是经商身分而且又在南洋，林景仁的身分确实较为特别。

始意念。

走笔至此, 本文欲处理的方向为: 林景仁这样一种非典型的传统文人知识分子流动到驳杂的南洋, 如何表述南洋殖民地的复杂语境? 再者, 当他看见同样来南洋经商且定居的“华侨”时, 又关注了那些层面? 最后, 林景仁又是在这样深具中国文化痕迹的南洋时, 如何回望心中的故乡? 这些是本文探究的核心。

二、再现经济贸易下的殖民史

正因为林景仁个人历史中多次的空间移动经验, 尤其长时间居住南洋经验所完成的《摩达山漫草》、《天池草》颇具意义。其中, 对于这两本汉诗集的出版, 妻子张福英曾说: “周遭环境之美激发了丈夫的灵感, 他在那段时间内, 完成了现今在厦门台湾两地广受欢迎的诗集。”¹⁴这两本是林景仁居住印度尼西亚棉兰时所写的诗集, 所以描摹不少写棉兰附近马达山 (Gunung Batak)、多巴湖 (Toba) 的热带自然景观, 甚至在诗中渗透下南洋的壮志, 因此诗作大多以景喻情的模式, 叙写心中或悲或喜的情感。张福英是林景仁身边最亲密的观察者, 她看见林景仁的满腹才气在新的环境中产生深刻变化, 而林景仁也因为这两本诗集凸显南洋的异地环境, 造就了其南洋书写的特殊性。

就整体来看, 其实“南洋热”的风潮在日治时期不断的在中国、日本两大国之间展开¹⁵, 致使当时对于南洋怀有许多憧憬与想象。像是余美玲曾指出:

到“南方”去, 是日治时期的风潮, 《台湾日日新报》不断刊载“图南”的消息, 大量篇章报导介绍南洋物产、风俗、游记、南洋风景照片, 以及中学生南洋修业旅行的消息, 甚至还刊登学习“马来语讲习”的课程。¹⁶

¹⁴ 张福英, 叶欣译《娘惹回忆录》, 2017年, 第315页。

¹⁵ 洪伟杰: 〈“南洋”指的是哪里? 关于南方想象, 一个关键词的身世之谜〉, 2019年4月13日。网址: <https://storystudio.tw/article/gushi/where-is-nanyang-from-2/>。

¹⁶ 余美玲选注: 《林景仁集》, 2017年, 第228页。

余美玲在该文中分梳当时的南洋论述，藉此尝试连结林景仁下南洋前后的社会氛围。当我们放置到日治时期的“南洋热”的框架中，固然藉由这样的南洋论述关照并诠释林景仁下南洋的举动及其写作。但是，我们不妨再把时间轴精准校正，其实林景仁前往南洋的时间，恐怕比《台湾日日新报》中不断介绍南洋物产、风俗等报导所卷起的热南洋还来得早。因此，南洋热固然是一股风潮，我们可以藉由南洋论述的兴起诠释林景仁前往南洋有其“图南”开展新天地的动机，但他并不是在这股热潮中才前往，反而更具有先行者的姿态。于此，不乏可见这两本诗集的特殊性应建立在以“先见”之姿，为大家事先做了南洋地理气候，乃至人际网络的探路工作，而使得林景仁及其南洋写作汉诗，深具指标性意义。

除此之外，我深切认为，仍须多为留意林景仁所成长、生活多年的厦门¹⁷。厦门是当时通往南洋的重要港埠，也因为其特殊的租界性质，使得这里的环境汇流许多外来文化。而林景仁和父亲所居住的鼓浪屿，原本是与厦门相望的一座小岛。自19世纪中叶年开港后，1903年鼓浪屿正式被指定为公共租界，因此鼓浪屿瞬间成为了中外交流的重要。戴一峰曾写道：“没有南洋，就没有今日的厦门。”¹⁸此番言论除了点出厦门和南洋的密切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南洋不再只是流于地图上的地理坐标所构筑出的空间，而在经济、文化的跨域下更形具象化。这样的论述背后所后，亦欲以凸显以“厦门”位置所牵动的南洋潮。因而，当视角回望到林景仁所成长的青春年少，他正是处于这样一个经济商业竞逐、外来文化传播等重层问题形构的环境，致使他的写作视域自然显得广泛。这也是为何我们从台湾视角观看前进南洋之外，其实也应从林景仁所居的厦门审视南洋对其的特殊意涵。

因而，当林景仁带着厦门商人的身分到南洋经商时，他看得见不只是文化和地理景观的差异，更多的是细微的商场观察。而这样的观察正是来自林景仁及家

¹⁷ 清朝末年，因西方列强进逼及鸦片战争的失败，最终只能以开港做为条件。而在中国与英国签订〈望厦条约〉(1844)前，厦门本身早已是一座当地人自主对外贸易的移民城市，与日本、南洋，甚至远来欧洲的民间走私贸易都未曾间断。参考戴一峰：〈闽南海外移民与近代厦门兴衰〉，《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6年，第35期。

¹⁸ 戴一峰：〈闽南海外移民与近代厦门兴衰〉，《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6年，第35期，第54页。

族本身经商的背景，所以他对于商场上的买卖心理、同业竞争都能精辟分析。一如林景仁在〈治生卮言四首寄伦敦铭三弟〉一诗中谈及自己在南洋的经商之道：

众趋慎勿趋，众避慎勿避。善观万货情，自得一世利。蕞尔炎海隅，百端尤诡异。善舞恃长袖，出奇树疑帜。趋时若鷄传，负客比蜃媚。如读五木经，如作六塞戏。百万产可倾，一夕富立致。俄倾见升沉，于兹判拙智。惜寄人篱下，他族多阴伎。茶酤榷何严，车船算必备。¹⁹

林景仁在这首诗中即说明南洋商场上的诡局多变，甚至以古代典故有条理的阐述商场上的交锋就像古代五木、六塞游戏，成败都在举手投足的瞬间，他认为自己是来自外地的商旅，能屈能伸的应变方式为上策。也就是说，商业经济本身不易掌握，更何况来到异地经商，因此正确的理解商业行为与该有的行动实属不易。因此，当我们回过头来看，正因为林景仁具备商人的身分，所以更为细腻的关注商业贸易中物品的价格及关税，像是他提到南洋的茶酒、车船等税捐非常昂贵，必须斤斤计较。南洋本身就是个殖民地，再加上许多商人来到这里从事贸易，所以在林景仁的眼中，南洋是块赔率甚高之地，不是一夕致富，就是倾家荡产，南洋商场那样的极端面貌，隐然成为林景仁在诗作尽情吐露的主题。

或许是林景仁年少时便身处多国杂处的厦门，眼睛所及便是清末以来因西方列强迫近致使开埠的近代化容貌，再加上他的商人身分，所以他的南洋书写中潜藏着经济视角的关照。直言之，西方国家远到南洋，不乏着眼于当地的肥沃的土地及高经济价值的作物，并透过直接或间接统治殖民地的模式，剥削自然资源为该国制造物品。因此，林景仁来到南洋特别会留意西方殖民者的经济事业及劳动生产，例如他在〈摩达山〉诗作中写道：

海国本沃土，此乡尤上腴。精茗夺龙团，玫瑰胜蛇珠。黄金枉布地，半踞碧眼胡。酋首尔何知，拱手但食租。回头望中原，天府夸雄区。华实蔽平野，

¹⁹ 林景仁，高志彬编：《林小眉三草》，1992年，第21页。

万倍此一隅。坐令好江山，断送付狼豕。神明有华胄，待看沦为奴。自吊且未遑，哀人奚其愚。²⁰

林景仁〈摩达山〉组诗三首中，最前面的两段落主要描述印度尼西亚棉兰自然环境的概况，以及土著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但是，到了第三段落时他却话锋一转，直指摩达山因物产丰饶而遭到“碧眼”的欧洲列强觊觎。具体来说，林景仁看见殖民经济模式的运作中，当地住民获得些许微薄的利润，但却毫无批判与省思，甚为令林景人不解。因此，他在行文间语带强烈的批判这里土著酋长懵懂无知、短视近利，在西方殖民者的威胁利诱下转将天然资源拱手奉献。延伸来看，林景仁虽然在诗作的最末，透过这样的异地经验回望中原河山，连结中原历史发展中也曾因为统治分裂，导致民众沦为鸡犬而民不聊生，但是他内心最为急迫的是对这样的殖民经济模式提出深层的批判。

事实上，在林景仁的古典诗作中，可以看见他既批判西方殖民者，也对当地人只重视眼前利益提出反思，但是总和这些文本的内涵，其实想要传达的是一种南洋如何被这些历史洪流侵蚀及摆布，尤其“大航海时代来临后，西方国家逐渐在世界拓展贸易，为了能与中国通商，再加上对南洋群岛的香料有所需求，部分东南亚岛屿开始被西方国家殖民。”²¹因此，我们可以藉由林景仁在〈过马六甲海峡〉一诗中看见，他透过马六甲这个地方关照西方殖民者在大航海时代中以此做为据点的历史缩影：

鲎帆出峡口，狂潮徒鬣吼。白鸟背云飞，青山挟舟走。天堑凭古今，函谷一丸守。红夷反主客，南州扼其纽。蟠踞雄百年，劫灰冷已久。访古泪沕澜，悲吟起秦岳。落霞卷秋涛，如碎珊瑚藪。²²

²⁰ 林景仁，高志彬编：《林小眉三草》，1992年，第22页。

²¹ 陈红华：〈课纲新议——东南亚史观何去何从？〉，《教科书研究》，2020年，第13卷第2期，第99页。

²² 林景仁，高志彬编：《林小眉三草》，1992年，第165页。

马六甲海峡位于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和马来西亚半岛之间, 而且又是太平洋、印度洋的交界处, 是控制东西交通重要孔道, 素有“远东十字路口”, 在在反映马六甲海峡亚太有举足轻重的战略位置。因此, 不难想见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东西贸易集散之地, 也是东西文化交会的重心。林景仁在全诗中以“红夷反主客, 南州扼其纽”凸出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欧洲殖民者显著的外在容貌, 并加以强调这些殖民者反客为主, 不仅占据这半岛的南方, 甚至意图控制马六甲海峡这个交通枢纽。林景仁透过深沉历史的爬梳与批判, 揭开了这里百年殖民史的扉页。

三、凝视出走神州的南洋华侨

延续上节所提, 林景仁看见南洋商场上东西商旅的贸易竞争, 甚或是西方殖民者对当地土著的经济剥削, 这些都深刻呈现了他在南洋中看见西方人与当地人带点权力不平等的相遇关系。然则, 南洋除了当地土著为多数外, 另一股人口结构便是华侨构成的。

我必须多做说明的是, 因为跨界流动的因素下, 这些移居至南洋的华商身分在时间流变下也更具有多重意义。就本文来说, 我以“华侨”来称呼林景仁的古典汉诗文本中所描述离开中国到南洋的人民, 在于这些人当时仍带着中国籍的身分或所谓的原乡认同来到南洋开创新天地, 所以这些人如何在他乡回望原乡, 或是如何在异地落地生根, 在在展演出繁复多元的内涵。因此, 我们可以在林景仁的作品中深入看见南洋国度除了西方殖民者远道而来, 亦聚集了许多远离家乡来到热带岛屿的华侨, 他们可能因为劳动或贸易的关系定居下来, 与当地土著产生密切的互动。

根据研究数据显示, 19 世纪末的福建沿岸因为社会经济结构产生剧烈变动致使移民潮到巅峰。其中, 尤以流动至东南亚的人口数量最为可观²³。对此, 林开忠也针对当时的南洋与华侨情况作了深刻的描述:

²³ 戴一峰: 〈闽南海外移民与近代厦门兴衰〉, 《二十一世纪双月刊》, 1996 年, 第 35 期, 第 49 页。

当时中国商人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他们随着季风来回于中国和东南亚之间，促进东西贸易的交流。除了商品外，有部分的华商也因此留在东南亚，并跟当地妇女通婚。²⁴

谈及林景仁在诗作中对于南洋华侨描述的分量前，我们其实可以藉由他的父亲林尔嘉对于华侨子女教育的重视，理解林景仁对于华侨的看重。根据文献资料指出，林尔嘉“在洋人横行的时代，力图维护华人权利”²⁵，除了官商表现不俗外，对于教育更是不遗余力，不仅在鼓浪屿创办华侨女子学校，鼓励女子学习，甚至一度亲执教鞭²⁶。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板桥林家“前史”下，似乎在林景仁成长过程中埋下种子，使得他能够在南洋之行中，除了描写瑰奇的南洋自然景观外，也对于华侨的议题多所触及。

因此，当我们重新翻阅诗集，确实不乏可以看见林景仁在诗作中谈及自身对于华侨的关注，像是〈赠桂东原总领事兼以识别〉、〈乡人招引东方俱乐部〉、〈曼尼拉客舍〉、〈斐岛晓发别侨友〉等，这些诗作内容有些谈华侨在商场上游刃有余，有些关切他们在当地生活的酸甜之味，有些触及华侨身上的中国文化深浅，或重或轻的别述及他对于华侨的看法。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见同为来此地经商的林景仁，相当有意识的刻画南洋华侨的生活风习及环境。

其中，〈咏古〉为三首组诗，林景仁在前面两首写下中国在明朝时期和东南亚诸国往来的辉煌历史，并描述到如今南洋遭西方列强侵略殖民，恐怕只能在历史中凭吊了。在诗的最末，林景仁将眼光再度放回当前，尝试勾勒华侨在地生根的过程：

²⁴ 林开忠：〈存异求同下的东南亚华人〉，收于岩崎育夫，廖怡铮译：《从东南亚到东盟：异中求同的五百年东亚史》，台北：商周出版，2018年，第14页。

²⁵ 赖侑霞：《林景仁旅游文学研究——以《林小眉三草》为中心的考察》，彰化：彰化师范大学中文所硕士论文，2012年，第40页。

²⁶ 陈光从：〈板桥林本源家族演绎两岸百年经济文化交融与繁华〉，《台湾源流》，2011年，第57期，第74页。

唐时已叩玉门关, 迹遍婆罗万山里。一代遗钟秋草没, 千年古币土花斑。
虬髯肯作扶余主, 胡妇能怜属国鰥。布地黄金夸乐土, 谪仙何必夜郎还。²⁷

一如前面所述, 林景仁观察到南洋移民潮中, 在时间和空间因素下, 往往选择和当地人通婚, 而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 甚至成为一种可加以归纳及留意的文化脉络。对此, 林景仁在诗作中藉由唐朝的传奇小说《虬髯客传》的典故, 尝试藉此述说下南洋的这些华侨, 都是独自到从事贸易、开辟新天地的男性, 而他们很可能在时光的流转下娶当地女子为妻。有意思的是, 林景仁还在这首诗作中写下脚注: “华人多娶巫来由妇”, 有意再次强调华侨在南洋开拓史中通婚的普遍性。虽然林景仁并未深入析论这些通婚的华侨日后可能遭遇的认同游离, 但借古喻今的写作形式似乎呈现他对于通婚层面的思考与重视。

除此之外, 尚可以体察到林景仁对于华侨的关照甚多, 不外乎他自己正是侨居此地的华商, 所以他的观察似乎投射着自身的处境及心理机制, 似乎颇有“自叙”的味道。借用拉冈镜像理论²⁸中叙述主体自我认识的过程来看, 其实主体进入镜像阶段之前, 对于自我的辨认是不完整、残缺的。而是直到进入镜像阶段, 主体透过对于镜中自我(虚像)的想象性认同, 完成了自我确认的步骤, 也从中确立了自我意识。像是林景仁在诗集《天池草》中的第一首诗〈戊午十一月十日泊斐岛〉, 写下对华侨和南洋的观察:

毒暑骄残腊, 炎尘避晓暎。度关估客贱, 夹道裸民尊。黄种悲今日, 神州惜旧藩。蛮江清百尺, 谁唤独醒魂。²⁹

这首诗的诗名“斐岛”为菲律宾, 全诗除了可以呈现他对于进入赤道地区感到极度炎热外, 其实最为核心的是描述自身在 1918 年在菲律宾稍作停留时, 拜访了中国驻菲的总领事与当地的华侨。连结到上一节中所述, 林景仁对于华侨的身分关

²⁷ 林景仁, 高志彬编: 《林小眉三草》, 1992 年, 第 51 页。

²⁸ 王国芳、郭本禹译: 《拉冈》, 台北: 生智文化, 1997 年, 第 2 页。

²⁹ 林景仁, 高志彬编: 《林小眉三草》, 1992 年, 第 115 页。

注甚多，而他关注身分的重层性背后，其实所要响应的问题是这个身分的源头如何被思量。于此，林景仁在这首诗作中凸显先来后到但同样是黄种人的华侨，现在却被西方殖民者统治。他藉由侧写当地商业活动的热络，试图进一步批判华侨商人备受南洋关吏轻贱，文化身分地位低落，似乎一点不如当地的土著。最令林景仁感到悲观的是，这些遭刁难的华侨，似乎也无能为力改变现状。

援引拉康曾提出的看法：“眼睛是欲望的器官。”人们可以从观看行为中获得快感，因此当人们选择凝视，而不是观看时，其实正代表了人们连带将自己内心欲望一并投射到映像当中。这样的凝视行为，脱离了原先现实生活的秩序支配，继而进入想象界当中。因而，我们不妨延伸思考，林景仁在这些诗作中凝视作为“他者”的其他华商，其实正好反映了他在异乡看待自身的现实处境，然则，有意思的是他同时又以抽离的方式客观描述华商的贸易过程。这样一种主动投射却又杂揉了客观叙述的方式，隐然呈现了林景仁在南洋经商的繁杂心境。

值得注意的是，林景仁写下对这些华侨在他乡经商的观察外，其实他也想响应着那么华侨的原乡势力是否能从中介入协助的问题。也就是说，就法理上而言，这些华侨在遭遇困境下可寻求原乡的协助，但显然的，这些人因为空间的移动和时间的深化下，而和原乡失去了紧密的联系。像是前面所叙述的诗作〈治生卮言四首寄伦敦铭三弟〉谈及林景仁的经商之道，以及自身在南洋所见的贸易过程，不仅有西方殖民者的经济掠夺外。诗作的第四段，尚观察到同为来到南洋的华侨来这里开展新天地时的辛酸血泪：

辛苦侨民血，激昂志士泪。神州霸气衰，不见昆仑使。鱼肉供刀俎，已矣何所茫。哀鸿此嗷嗷，物各悲其类。太息望乡关，火云正东炽。³⁰

诗作的前半段林景仁侃侃而谈经商观念，但是诗作的后半段则感性的看见“华侨”身上背负离乡到异地定居生活的过程中，往往成为人肉刀俎，甚至隐喻着中国国力衰弱，早就看不到使节来到南洋，这些华侨也就无法得到庇佑。我认为，当时居于

³⁰ 林景仁，高志彬编：《林小眉三草》，1992年，第139页。

南洋的林景仁, 对比旅居于伦敦的三弟, 两人恰好同为异乡者, 林景仁的写作虽然谈的是他乡打拚的不易, 但隐然也藉由自身经验阐述着对胞弟旅居外地的关怀。因此, 这首诗作试图呈现“异乡人”的内在情感与外在世界的深刻意义与关系。

具体来说, 林景仁除了描摹南洋的自然风光外, 其实也着力叙述华侨处境, 并从中藉此扣连自身在南洋多年的生活。因此, 在他的南洋书写中, 不时流露出一种对生活不易的感叹以及对家乡的想望。然则, 有意思的是, 林景仁写作这些诗时, 所谓的原乡或神州, 早已在辛亥革命下改国号了, 那么如何保护这些南渡的人民? 虽然林景仁没有明确说明这样的变动, 但仍可见他对于整体的中国内部战火不断而无法保护侨民感到不耐。而林景仁在诗作中, 又是如何在写作中形容或刻写原乡, 兴许是我们在阅读其诗作时必须关照的重点。

四、召唤虚实交错下的原乡

事实上, 在林景仁的南洋书写中, 大多看见他着墨在移民潮中, 叙写人际网络中这些华侨和当地人的相处, 以及透过环境的观察来带出事物背后的奥义。然而, 我们应当再回过头来审视林景仁, 他究竟如何看待自身在异地生活中对比下的原乡呢? 而这个原乡究竟指涉着哪里? 这些问题不仅紧扣上述段落的论述, 我认为其实也让我们更能立体化林景仁在南洋写作的繁复意义。

正如本文一开始强调的, 我们不容忽视林景仁所具有的多重身分, 另一个须关注的便是他的“日本人台籍身分”。钟淑敏曾论述南洋的台湾人, 因为本身具有日本公民身分, 因此位置显得暧昧而特殊:

台湾人在东南亚的发展已在荷属爪哇岛最早, 主要原因是已经在当地累积庞大势力的华人与日本国籍的结合。甲午战争后, 日本脱离了“东方土人”之列, 跻身与欧洲各国同等地位……国籍属于日本的“台湾籍民”, 便成为追求实利的华人竞逐的身分, 这也成为“台湾人”在荷印发展的契机。³¹

³¹ 钟淑敏: 〈望向新天地: 日治时期的南洋移民〉, 《台湾学通讯》, 2017年, 第100期, 第6-7页。

诚如上述，日本因为取得殖民地台湾，而获得跻身西方帝国之林的门坎。因此，台湾人除了以经商的身分到南洋，但是日治时期的台湾人拥有日本籍的公民身分，其实也象征着台湾人可享有如西方帝国在南洋的资源。因此，台湾人意外得以在西方列强已深植的南洋之地，获得发展的空间。当我们以同样的视角放回到林景仁身上思考，他是否也在这样的身分中获取某些特殊经商的契机？也许，我们无法确切掌握，但是我们可以看见的是，正是因为他背负着日本台湾籍的身分，所以特别关照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互动，甚至从中回头审视“身分”中所晕染而交错的原乡问题。

对此，林美清在文中以“文化地理学”的角度针对林景仁不断跨境移动的汉诗写作，提出：“就思考逻辑而言，异乡存在的面貌及其建造的对立点，正能凸显出原乡的轮廓。”³²甚至提出观察：

林景仁善将己身所学的典故，杂揉异国所接触的自然景观、物产与历史经验，从中映照出于海外自我放逐所追寻的文化原乡。³³

林景仁的写作固然是一种透过“他者化”（Othering）的差异辩证过程，不仅刻画他乡异地的轮廓，其实也显现内在“原乡”的形貌。因此，林景仁在大部分的诗作中，以各种典故扣连到中国的历史脉络，或是在台湾完成的《东宁草》的〈咏史三十首〉里面欲以连结及回望的原乡为中国的地理空间及文化历史。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林景仁在这里描摹的原乡，江山并非美好，反而带有批判的口吻来论述原乡中国的种种态势。

仔细来说，林景仁出生后，随即历经 1894 年的甲午战争、1895 年的乙未割台。当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与此同时，原与台湾关系紧密的中国，也因为革

³² 林美清：〈台湾古典文学中的放逐书写：以林尔嘉父子诗作的“原乡意象”为例〉，《长庚人文社会学报》，2014年，第7卷第2期，第279页。

³³ 林美清：〈台湾古典文学中的放逐书写：以林尔嘉父子诗作的“原乡意象”为例〉，《长庚人文社会学报》，2014年，第7卷第2期，第288页。

命起义、军阀割据而动荡不安。在这样的历史洪流下,林景仁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无不试图执春秋之笔,发挥经世济民、针砭时政的功效。因此,可以看到林景仁关照家国之忧,时时刻刻在其诗作流露。让我们再试以〈铭三、佩釜、志宽三弟由米洲度英京游学,以歌送之〉这首诗作所云为例:

中原风气正柔靡,新亭流涕人心死。误国文章有竖儒,立朝宰相多浪子。
典午江山杂五胡,忍伦左衽负夷吾。已见伤麟王道习,可怜扞虱霸才粗。³⁴

林景仁在诗中藉《世说新语》的典故,阐述了小人当道进而争权夺利的情况,是致使国家动荡不安的主因,藉此反思当前中国的不安情势也是如此。在〈闻乡人述近事感赋〉、〈巴达维亚城即事四首〉中亦对军阀造成家国战事频繁、民众流离失所,提出悲愤的谴责之意,这些诗作无疑“发挥文学的社会功用,以唤起人们匡救社稷的爱国心”³⁵。除此之外,品读〈巴达维亚城即事四首〉一诗时,也写出了动荡时刻下,贪官污吏不仅使得国家积弱不振,更将民众的慷慨捐款中饱私囊:

穷窳来军府,征求到远荒。输金凭佛汗,点石乞仙方。海外艰难血,中朝
饱满囊。渡江名士鲫,冠盖日相望。³⁶

对此,沈春燕曾在论文中指出,林景仁的岳父张耀轩“曾捐助大笔金额帮助孙中山完成革命”³⁷,与此同时其他的华侨和名士亦同样关心国家的局势而慷慨捐款。然则,正当中原故国陷于兵马倥偬改隶之际,似乎也未见有能力之人能来擘划未来蓝图。林景仁的针砭之意,不乏透露着他对于原乡的期许。

须多为留心的是,运用典故以古喻今本是林景仁汉诗写作的特色,不论是对自然环境的冲击,或是商场人际交往的激荡等,都可看见林景仁运用典故。但是延伸来看,我认为林景仁对于原乡的批判语气,建立在已发生的历史事件典故上,

³⁴ 林景仁,高志彬编:《林小眉三草》,1992年,第121页。

³⁵ 沈春燕:《林景仁及其三草研究》,台北:中国文化大学中文所硕士论文,2008年,第180页。

³⁶ 林景仁,高志彬编:《林小眉三草》,1992年,第182页。

³⁷ 沈春燕:《林景仁及其三草研究》,台北:中国文化大学中文所硕士论文,2008年,第182页。

虽然如此委婉的间接批判似乎显得不够直接，但或许因为用典的关系，其实也强化了其诗作词藻的精炼及内容的深刻度。然则，更为重要的是，本文认为在《摩达山漫草》、《天池草》两本诗集中，的确可以看见林景仁不断透过身处的“南洋”折射内心中的“原乡”。但是，林景仁心中的原乡恐怕不是只有以神州、中原代称虚像“中国”，也包括实体“台湾”和“厦门”。

具体而言，林景仁虽然三岁时便和父亲西渡厦门，直到十多岁时才与父亲回台处理家产，但是林景仁仍是具有日本籍公民的台湾人，而台湾亦有许多亲戚居住在此，台湾这个空间是无法抹除的故乡记忆。因而，可以窥见林景仁在南洋的写作中，不乏透过南洋的各种景象折射出台湾的文化空间及地理样貌。试举〈南溟寓斋雅集〉一诗来说，这首诗作中描述到：

一春作达爱南朝，鸩箭蛇鎗瘴梦消。世外形骸狂士麈，酒间意气博徒梟。
少年时节歌金缕，美溢今生拟洞箫。只有骚愁无着处，东风吹落七鲲潮。³⁸

林景仁透过这首诗作呈现“诗”在其生命中的重要性。对此，余美玲则指出这首诗很可能是在南洋与其他诗人的酬答诗作，参加雅集的可能包括了张榕轩长子张步青、日里敦本学校校长徐贡觉、许南英等人³⁹。我认为，可以进而思考的是，当这些来自台湾的文人相聚一起，彼此所交流的不仅只是南洋当地生活的处境，更多的是你我从何而来的原乡之地，而这个地方正是台湾。因此，可以深入看到这首诗的最末句“有骚愁无着处，东风吹落七鲲潮”，意指在南洋的乡愁将随着风吹往台南的七鲲鯓，从而象征台湾是其最终所欲坐落、怀抱的故乡。我们似乎可以了解到，原乡在林景仁心中是不断幻化的一个图像，可以是文化母国的中国，但同时也是家族发展根源的台湾，甚至原乡也在某些时刻幻化成陪伴林景仁成长的厦门。因此，我认为这样的原乡，其实并不仅止于文化遗民的角度切入就足够，反而可以看见他想连结更多原乡具体的生活空间，进而托付其思想。

³⁸ 林景仁，高志彬编：《林小眉三草》，1992年，第143页。

³⁹ 余美玲选注：《林景仁集》，2013年，第122页。

像是在林景仁的〈秋日忆菽庄别业〉诗作中, 我们亦能观察到他尝试透过南洋的空间与厦门呼应及对视。像是诗中如此描述:

瘴雨蛮烟踏塞沙, 秋来张翰倍思家。平堤潮长轻舸进, 乔木风高老屋斜。
容易棋枰消岁月, 更多词笔善清华。归装已订明年约, 先遣新诗报菊花。⁴⁰

林景仁虽拥有日本籍, 但是他年幼时便随父亲迁家至厦门。后来又因为长年移居南洋经商, 甚而免去了日治时期台湾遭受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不安。因而, 厦门几乎可说是他重要的“故乡”。这首诗作几乎可说是在南洋异地空间中, 对于厦门日夜魂牵梦萦的思乡之情。诗中也写居住其中的父母亲年迈, 转眼间感叹已离开菽庄已多年。林景仁透过此诗立下归返另一个故乡厦门的心愿, 心中激荡的情绪流泻于字里行间。饶富韵味的是, 对比先前着墨中国的书写, 林景仁大多带有批判的视角论述, 但是透过身处南洋时而回望台湾或厦门时, 反而让诗作拥有更多的感怀与思乡之感。如此层次的殊异, 似乎也显现林景仁对于原乡的定义更为繁密: 家之所在处, 才是实体的原乡。于此, 这也是本文认为林景仁诗作中对于原乡的写作, 不应停留在文化母国的刻画或批判上, 而更应深入其生命经验中来思索诗作的多元内涵。

五、结语

自 1912 年下南洋后, 直到 1923 年, 林景仁正式从南洋返国后, 他在南洋期间历经十一年的生活。又随父亲林尔嘉赴欧养病七年, 足迹踏遍半个地球, 因而熟悉多国语言, 自不在话下。其后任满州国外交部, 颇为引后人争议。而我们可以看见, 生于清末台湾、长于厦门租界地, 游走于日本、南洋、欧洲各国的林景仁, 阅历相当丰富, 也使得诗作沾染各地的风土气息, 呈现丰沛的情感和省思。

近年关于林景仁的南洋踪迹, 因妻子张福英自传《娘惹回忆录》出版, 而得以一窥林景仁在南洋的生活, 不仅呈现了林景仁和许南英等几位重要人物的往来交集,

⁴⁰ 林景仁, 高志彬编: 《林小眉三草》, 1992 年, 第 168 页。

也能了解日治时期台湾士绅文人生活面貌，甚至可以深刻看见林景仁和岳父张耀轩共同的生命史，以及 20 世纪初期台湾、中国，乃至东南亚的文化流动概况。

在他的南洋书写中，我们得以看见他在“日本籍公民”、“知识分子”和“商人”多重身分迭合下对于西方殖民者如何巨细靡遗再现其对当地土著资源的剥削或侵占；林景仁关照甚多华侨在文化、婚姻、商业贸易的互动，乃至华侨这样的身分在南洋语境中的位阶关系。最后，尝试再透过“华侨”身分背后所存有的中国文化，关切林景仁所欲表达的原乡指涉不单只有虚像的中原，而是包括了实体的厦门、台湾。藉此进而辩证林景仁在重构南洋图象时具有去中心 / 多重中心的比较视角，以及他南洋诗作中所欲折射出对中国的积弱不振感到不耐，致使他对中国想象产生裂变。

不同于政权更替下台湾传统文人流亡至他方，往往展现出来的是一种文化遗民姿态；但是，林景仁主动下南洋经商的这种跨境流动，自主性的成分和意味也较相对浓厚。再者，虽然他是移民经商，但是他也常往返厦门、台湾。当他循着季风搭着慢船南下，再按着季风方向的改变而北返，那一种因季风而被滞留的状态，也让他有了更多对于南洋风情的体悟。

参考书目

一、一般书目：

高嘉谦：《遗民、疆界与现代性：汉诗的南方离散与抒情（1895-1945）》，台北：联经出版社，2016 年。

林景仁，高志彬编：《林小眉三草》，台北：龙文出版社，1992 年。

台湾新民报社编：《台湾人士鉴》，台北：台湾新民报社，1934 年。

王国芳、郭本禹译：《拉冈》，台北：生智文化，1997 年。

余美玲选注：《林景仁集》，台南：国立台湾文学馆，2013 年。

岩崎育夫，廖怡铮译：《从东南亚到东盟：异中求同的五百年东亚史》，台北：商周出版，2018 年。

张福英, 叶欣译:《娘惹回忆录》, 台南: 国立台湾文学馆, 2017 年。

钟淑敏:《日治时期在南洋的台湾人》, 台北: 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 2020 年。

二、期刊论文:

陈光从:〈板桥林本源家族演绎两岸百年经济文化交融与繁华〉,《台湾源流》, 2011 年, 第 57 期。

陈红华:〈课纲新议——东南亚史观何去何从?〉,《教科书研究》, 2020 年, 第 13 卷第 2 期。

戴一峰:〈闽南海外移民与近代厦门兴衰〉,《二十一世纪双月刊》, 1996 年, 第 35 期。

胥端甫:〈天才诗人林小眉〉,《台湾风物》, 1972 年, 第 22 卷第 4 期。

林美清:〈台湾古典文学中的放逐书写: 以林尔嘉父子诗作的“原乡意象”为例〉。《长庚人文社会学报》, 2014 年, 第 7 卷第 2 期。

余美玲:〈诗人在南洋: 林景仁《摩达山漫草》、《天池草》探析〉,《台湾文学研究学报》, 2017 年, 第 24 期。

钟淑敏:〈望向新天地: 日治时期的南洋移民〉,《台湾学通讯》, 2017 年 7 月, 第 100 期。

三、报章杂志:

连横:《台湾诗荟》, 1924 年, 第 10 号。

台湾日日新报报导:〈贵胄联婚〉,《汉文台湾日日新报》第 3 版, 1911 年 7 月 3 日。

四、学位论文:

赖侑霞:《林景仁旅游文学研究——以《林小眉三草》为中心的考察》, 彰化: 彰化师范大学中文所硕士论文, 2012 年。

沈春燕:《林景仁及其三草研究》, 台北: 中国文化大学中文所硕士论文, 2008 年。

庄怡文:《近现代闽台关系下的林本源家族古典文学及其相关活动研究》, 台北: 台湾大学台文所博士论文, 2016 年。

五、网络数据:

洪伟杰:〈“南洋”指的是哪里? 关于南方想象, 一个关键词的身世之谜〉, 2019 年 4 月 13 日。网址: <https://storystudio.tw/article/gushi/where-is-nanyang-from-2/>。